

菲律賓總統的“規則”用錯了地方



南海之聲

近日，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中發表對有關南海政策的演講，再次提及2016年“南海仲裁裁決”，並提出將盡快批准並頒布“菲律賓海洋區域法”。菲方此舉是意圖以國內法的形式，鞏固和強化其不法主張，進一步侵犯中國在南海的正當利益，煽

動南海區域地緣政治緊張。

“仲裁裁決”背離國際法

馬科斯聲稱菲方是站在國際法的一方，並強調“2016年‘南海仲裁裁決’為和平解決和管理地區爭端提供了法律基礎”。這純屬“無稽之談”。2016年所謂“南海仲裁裁決”正是在違背國際法規

則下做出的無效裁決。

該裁決罔顧中菲兩國通過談判解決有關爭端的協議，將屬於地區爭端的領土問題訴諸於第三方法庭，該仲裁結果不僅存在事實認定錯誤，而且有選擇性地把有關島礁從南海諸島的宏觀地理背景中剝離出來，並主觀地解釋和適用《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存在嚴重解釋和適用法律錯誤。

2016年“南海仲裁裁決”嚴重背離國際仲裁一般實踐，完全背離《公約》促進和平解決爭端的目的及宗旨，嚴重損害《公約》的完整性及權威性，嚴重侵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公約》締約國的合法權利。

菲“海區法”將破壞和平

然而，菲國持續宣傳並企圖通過“菲律賓海洋區域法”，以此鞏固並實際執行所謂“仲裁裁決”，其本質是菲律賓試圖為其在南海的不法主張披上“合法外衣”，進一步侵犯中國在南海的正當利益。

該法的頒布將破壞長久以來其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之間的平衡，並可能影響合作關係的穩步進行，破壞“南海行為準則”的談判進程，甚將激化矛盾，引起更加激烈的武力摩擦。

若菲方執意炒作並企圖以單邊行動“坐實”仲裁裁決，中菲關係中的“南海困境”恐將無解，兩國正在推進的各领域合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干

“投奔”美國讓爭端升級

菲律賓當前在南海安全方面的焦慮和擔慮，並非源自中國，而是美國亞太政策的緊逼和菲律賓外交政策上的錯誤“投奔”。而中菲軍事安全互

信不足、合作基礎不牢等，也使美國有機可乘、持續干擾中菲關係。

應該明確，海上有關爭議固然是影響中菲關係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但並非兩國關係的全部。

若菲方執意親美政策，在美方的煽風点火策下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將中國排除在南海合作之外，只會使得中菲海上分歧激化、升級並進而影響雙邊關係，最終破壞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

有效對話需要誠意

中國同菲方合作對話的大门始終是敞開的，但關鍵是對話要有誠意。馬科斯在演講中多次“唱高調”，宣稱維護國際法律秩序，但卻強調“加強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以及與澳大利亞、日

本、越南、文萊和東盟所有其他成員國的战略伙伴关系”，將中國排除在該地區合作之外。

國際實踐已經表明談判和協商才是和平解決領土和海洋劃界爭端最有效的方式。南海各方應該在“內部矛盾、內部解決”的基本前提下，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等和平解決爭端機制的磋商進程，堅持通過規則機制管控分歧，以互利合作實現共贏，致力於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

但若菲方在美國的煽風点火之下，持續在行動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只會升級地區局勢緊張。

(本文作者：張晏瑄，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

網絡爆紅慎防“重金求鹿”

廖省：林越

近日，中國山東省“荷澤樹哥”郭有才靠一首《諾言》翻唱走紅。5月10日其社交平台粉絲還只有19萬，而15日一早，却已擁有374萬粉絲，走紅速度極快。網上24日評論，在大陸歌壇，包括台港澳，能把《諾言》唱出這種味道、這種境界，非郭有才莫屬。

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自我介紹：“我來自山東荷澤，姓名是郭壯，字中道，號有才。”自稱上午唱歌是他的夢想，而晚上經營燒烤攤是他的生活。每天早上他把簡單的直播設備往荷澤南站廣場一擺就開始了直播。他唱歌時的造型很有特點，身著上世紀90年代的服裝、梳著大背頭，讓人想起王寶強在電影《樹先生》的打扮，“荷澤樹哥”因此而得名。

郭有才翻唱的《諾言》與原曲大相逕庭，網友評析，他用滄桑的嗓音和深沉的情感將生活的重壓和不屈的希望注入歌中，“喜歡聽他唱歌，並非其歌藝有多麼高超，而是因為他的歌聲讓人產生共鳴之余，更傳遞出熱愛與堅持的力量。”他唱道：“我不明白人世間的聚散，只因為我們所謂的緣分……我不了解天長地久，要用這麼多的寂寞來等。是你讓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無奈人在風里，人在雨里，人在愛的歲月里漂流。”催人淚下！

年僅25歲的青年，歌聲中何以流露風霜、充滿滄桑？很多人聽了郭有才的故事——他是“草根”階層，1999年出生在山東荷澤小鄉村，10歲時喪母，父親組建新的家庭。13歲步入社會，學過電動車維修，做過洗浴中心服務生，直接把工程車開到了荷澤南站，修繕瀝青路面，保障大家的出行體驗。很多遊客拍視頻、做直播，流量陡然增大，網絡一度擁堵；荷澤電信局馬上增設網絡基站。

郭有才的爆紅，吹起了懷舊風；到山東荷澤聽他唱《諾言》，成為一股熱潮。其直播地點——已經停用多年的荷澤南站，再度受到關注。南站是建於1978年的客貨兩用火車站。這座不起眼的車站，曾是很多荷澤人追逐夢想的起點，無數當地人從這裡坐上綠皮火車出發，去上學，去打工……而今吸引天南地北的人专程前往聆歌、合影、打卡。因它仍是很多荷澤人心中不朽的“地標”，它質樸的外觀也勾起很多網民對過往歲月的回憶。

一個人帶火一座老城市的故事正在上演。為了迎接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客人”，當局反應迅速，直接把工程車開到了荷澤南站，修繕瀝青路面，保障大家的出行體驗。很多遊客拍視頻、做直播，流量陡然增大，網絡一度擁堵；荷澤電信局馬上增設網絡基站。

根據資料，《諾言》是台灣女歌手李翊君(E-Jun Lee)於1995年1月原唱的歌曲，她也在幾部知名影視作品主唱，如《六個夢之婉君》的《婉君》、《還珠格格》的

《雨蝶》和《風雲雄霸天下》的《永遠永遠》，但在年輕一代眼中，《諾言》的知名度并不高。

5月23日，《諾言》的詞曲人丁曉雯在社交平台上丁曉雯表示，很感謝郭有才讓這首歌重新回到大家的視野中，但同時也強調這是一個商業行為，創作人應該得到相應的收益。此話一出，立即引發熱議；有網友進行嘲諷，也有人認為版權問題確實應該受重視。

郭有才憑藉其獨特歌喉及真實人生，贏得大眾喜愛，從默默無聞到全國皆知，其崛起速度可用“瞬間爆紅”來形容。專家分析，其間難免有互聯網娛樂平台的幕後操盤，讓廣大網民沉迷於“新偶像”，沉溺於互聯網娛樂的“精神鴉片”。現實生活中，讀書比上網難，創業比消費難；如果年輕一代深陷“暴富”神話，恐怕會墜入“重金求鹿”的懸崖！

《買鹿制楚》是春秋名相管仲為齊桓公所策劃的計謀。當時的齊國實力強盛，有心稱霸；但唯獨南邊的楚國兵力不弱，其子民愛好習武，一旦開戰則全民皆兵。所以採用管仲兵不血刃戰勝楚國的計策：派人攜巨款在楚國大量買鹿，並大肆散播齊王愛鹿的謠言。

楚王知道後，想起魏懿公喜好養鶴、玩物喪志而亡國的故事，認為齊國氣數將盡，既然齊國願意花大錢買鹿，便發布捕捉活鹿的政令。而管仲繼續抬高價錢：20頭活鹿賞賜百金，搞得楚國人沉迷捕鹿賺錢，耽誤農林漁牧。管仲則悄悄在楚國民間大肆採購糧草。

等到時機成熟，管仲稟報齊桓公，下令封鎖兩國邊境，截斷糧食貿易。一個月內，楚國糧價一漲再漲，餓殍遍野；大量楚國人逃往齊國以求得食物，楚王只得向齊國臣服。

其實，這招狠計也被美國學得爐火純青，讓世界上許多國家深受其害。美國不只是軍事與科技強國，也是農業強國，糧食產量占全球總量的20%，居世界第一，這還沒加上被美國企業控制的其他國家的糧食。上世紀60年代，美國推出“糧食援助計劃”，就是哪個國家缺糧就便宜賣給哪個國家。全球歡聲雷動，但當然不知道美國心裡所打的算盤。

譬如智利，該國自然環境差，耕地面積小，糧食短缺；所以簽約長期購買美國便宜糧食，還得到10年低息付款的優惠。當時智利的糧食缺口是200萬噸，而美國運去了400萬噸糧食，於是，智利百姓都囤積美國的低价糧食，導致本土糧商滯銷破產，越來越多的人拋棄了農業。然而十年後，債務到期、糧價飆升，智利只能將銅礦產業低价賣給美國。

中國的大豆種植及下游產業早年也受到美國“孟山都集團”重創，近年來才慢慢恢復。互聯網娛樂平台的“造神”，會不會讓年輕一代好逸惡勞、不切實際？值得大家深思。

起底美國攪局南海的“航行自由”真相

國際銳評

“航行不是‘橫行’，自由不能妄為。”近日，在中國國防部的記者會上，發言人針對美國國防部發布2023財年“航行自由”報告的答問一針見血。根據該報告，美方2023財年共挑戰包括中國在內的17個國家或地區的29項“過度海洋主張”。

近年來，“航行自由”成了美方四處炫耀武力、搞聯合巡邏軍演的常用借口。去年至今，菲律賓頻頻侵佔中國仁愛礁、黃岩島海域；美日菲舉行首次三邊峰會，就南海問題無理攻擊中國……作為事件的幕後推手，美方屢次搬出“航行自由”的說辭。

那麼，“航行自由”到底指的是什麼？美式“航行自由”與國際法認可的“航行自由”有什麼不同？在美方這個核心海洋主張背後，有哪些企圖？不妨——來看。

此“航行自由”非彼“航行自由”

雖然都叫航行自由，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約)里的“航行自由”與美國口中的“航行自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前者出發點是維護各國應享有的公平海洋權益，維護全球海洋秩序；後者出發點則是保障美國的軍事外交利益，維護美國海洋霸權。

翻开《公約》，它对領海、專屬經濟區、公海等海域規定了相應的航行制度。領海寬度不超過12海里，專屬經濟區寬度不超過200海里，公海是指不包括在國家專屬經濟區、領海或內水或群島國的群島水域以內的全部海域。

按照《公約》，外國船舶在領海享有無害通過，但不得損害沿海國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在專屬經濟區享有航行自由，但須顧及沿海國對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以及對海洋科考、環保等事項的管轄權；各方在公海享有航行自由，但須符合“公海應只用於和平目的”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公約》規定了沿海國的保護權，比如沿海國可以採取適當步驟防止非無害通過；沿海國可以要求不遵守其國內法的外國軍艦立即離開領海。

那麼美國口中的“航行自由”又是怎麼回事呢？可謂簡單粗暴。在美國眼中，“領海之外即公海”，為此它還獨創了“國際水域”這個概念。在美國的概念和行為中，別說他國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內美軍艦可以絕對自由地航行，即便是沿海國12海里之內，它也能以無害通過之名、“不受國家的非法限制”通行。

二者區別很明顯。打个比方，《公約》規定的航行自由就如同在一個村子里，每家每户住房之外有院子，院子之外是種着瓜果蔬菜的菜園子。外來者通過菜園子需要告知主人，院子更是不能隨便踏入。然而美國不僅要隨便通過菜園子，更想不自由地呼喚就進院子。在這種絕對自由的邏輯之下，美國軍艦時常未經申請或通報強行進入他國管轄的海域，由此帶來的危險事件更是不勝枚舉。

可見，此“航行自由”非彼“航行自由”，兩者有着本質區別。美國沒有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却利用“航行自由行動”挑戰他國所謂“過度海洋主張”，實是以美式“家法幫規”來維系全球海洋霸權。

從“旁觀”到“下場”，霸權之手攪亂南海

美國口口聲聲說，“航行自由行動”是為了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和商業繁榮，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像美國國防部最近發布的“航行自由”報告，從1991年開始，基本每年都會定期發布。據統計，截至2022年，美國已累計對60多個國家實施了600多次“航行自由行動”，挑戰超過700項所謂“過度海洋主張”。

有學者做過研究，在2000年之前，亞太地區還不是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最主要目標區。但2000年後，亞太地區的角色顯著上升。

《國際銳評》梳理公開資料發現：從1991到2006年的15年里，美國國防部只在3個財年的“航行自由”報告中“点名”了中國(分別是1992、1993、1994財年)，理由是“美方不認可其軍艦進入中國領海需事先通報”。但從2007年開始，情況出現了變化。自那一年起，中國持續成為美國實施“航行自由行動”的目標國。據中國智庫“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統計，2015—2022年，美方針對中國南海島礁的“航行自由行動”總體呈現持續增加趨勢，共計39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這與美國把全球戰略重心調整至亞太、對中國戰略疑慮持續加深、菲律賓與中國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溫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果回顧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南海政策的轉變軌跡。

上世紀90年代初，美方對南海問題的基本政策是，對各方領土要求的合法性不持立場，強調調用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糾紛，同時關注南海的航行自由。

隨著奧巴馬政府2009年、2012年相繼提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南海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轉變——從過往的“觀察者”變成“干預者”，開始借南海問題對中國進行牽制。

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美方要求中國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地，鼓動菲律賓將南海爭端提交國際仲裁，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多邊化。同時積極向越南、菲律賓等國提供外交幫助和軍事支持，甚至直接派遣飛機和艦船進入南海爭議地區。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方針對中國的“航行自由行動”明顯增多；美海軍和空軍頻頻到南海地區挑釁，美方還拉攏西方盟友共同到南海宣示“航行自由”，在南海周邊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國際銳評》梳理發現，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美艦機侵犯中國南海主權的事件密集發生，其中一些節點耐人尋味。比如，2016年10月，美“迪凱特”號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西沙領海，正值菲律賓時任總統杜特尔特對中國訪問。當時，中菲關係全面恢復並且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

2023年，隨著菲律賓頻頻在南海挑釁滋事，美軍加大了在南海及周邊地區的軍事行動。據“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發布的報告，過去一年美艦機打擊群和兩栖艦備群大型編隊8次進入南海，停留時間、訓練強度和針對性都顯著增強；至少有11艘攻擊核潛艇和2艘戰略導彈核潛艇先後出現在南海

及周邊海域。

可見，華盛頓容不得南海風平浪靜，刻意在本地區製造緊張。正如專家所說，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與其標榜的維護國際航道安全和海上貿易繁榮毫不相關，而是推進美國全球戰略、維護美國安全利益的軍事工具。

美式輿論戰試圖美化“航行自由”

除了軍事行動、外交發聲，美國還針對南海地區發動輿論戰，以給“航行自由行動”披上“合理”的外衣。

2022年6月菲律賓本屆政府上台後，美國媒體加大了对南海局勢的炒作。《國際銳評》整理了美媒2020年1月以來有關南海局勢的報道。以《紐約時報》為例，在菲新政府上台前均均報道量為3.26篇，在菲新政府上台後均均報道量上漲了42%。把數據進一步細化發現，菲律賓每次對中國發動挑釁後，《紐約時報》都會跟風炒作。

為了體現所謂“現場報道”，美國記者不止一次乘坐菲律賓海警船，拍攝中菲船隻對抗的影像，甚至化身為演員。2023年，《紐約時報》發布了一篇記者“硬闖”中國南海美濟島遭到中國海軍驅離的長篇報道。這個記者把自己描述得可憐兮兮，“控訴”中國海軍不講道理。而真實情況是，他乘坐的船隻已經衝到美濟島2海里領海線內了！

美國空軍軍官本杰明·戈伊里戈爾扎里曾在一場論壇中坦言，菲律賓海警隊的策路就是“非船隻配備記者，記錄與中方衝突，展示中國的‘欺凌行為’”。可見，這麼做就是想用所謂記者視角，把中方正當合法的維權行動歪曲成“以大欺小”，把挑釁滋事的菲律賓塑造造成“受害者”，顛倒黑白，讓美國的“航行自由”合理化。

這場輿論戰里，還有個興風作浪的常客——美國智庫，比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旗下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AMTI)。

近期，AMTI發布了一份所謂南海“環境威脅”的報告，無端指責中國破壞南海環境，被多家美媒轉載。此前，該機構發布的各式各樣報告頻繁出現在美媒關於南海的報道中。AMTI網站顯示，它得到了來自美國的资金支持，被與國際作美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操縱公眾輿論的“影子工具”。而在美國，像AMTI這樣的智庫還有很多。

美媒鋪天蓋地炒作、記者捏造事實表演、智庫報告無中生有——這番美式輿論戰操作，正在南海地區一次又一次上演。

一位東南亞漁民曾給《南華早報》寫過這樣一封信，“讓我正言相告：美國正在中國的視線內玩火。如果這種狀況失去控制，整個地區都將遭受損失。我們為什麼要為美國的錯誤行為承擔代價？任何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看到美國一再把中國塑造為海洋爭端中唯一的‘壞孩子’，難道不會感到不對勁嗎？”

西方研究所研究員格雷格·奧斯汀也坦率指出，所謂中國在南海行為對商業航運構成威脅，是五角大樓撒下的一個巨大謊。事實上，在中國和東盟共同努力下，南海航行自由一直沒有問題。美國以“航行自由”之名推行“航行霸權”，才是造成海空安全風險的根源。